





## 第七十二回

盤絲洞七情迷本

濯垢泉八戒忘形

話表三藏別了朱紫國王，整頓鞍馬西進。行數多少山原，歷盡無窮水道，不覺的秋去冬殘，又值春光明媚。師徒們正在路踏青旣景，忽見一座庵林。三藏滾鞍下馬，站立大道之旁。行者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條路平坦無邪，因何不走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好不通情！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，也讓他下來關關風是。」三藏道：「不是關風，我看那裏是個人家，意欲自去化些齋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裏話。你要吃齋，我自去化。俗語云：『一日爲師，終身爲父。』豈有爲弟子者高坐，教師父去化齋之理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平日間一望無邊無際，你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，今日人家逼近，可以叫應，也讓我自去化一個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沒主張。常言道：『三人出外，小的兒苦。』你况是個父輩，我等俱是弟子。古書云：『有事弟子服其

勞。」等我老猪去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今日天氣清明，與那風雨之時不同。那時節，汝等必定遠去；此個人家，等我去。有齋無齋，可以就回走路。」沙僧在旁笑道：「師兄，不必多講。師父的心性如此，不必違拗。若惱了他，就化將齋來，他也不吃。」八戒依言，即取出鉢盂，與他換了衣帽，拽開步，直至那莊前觀看，却也好座住場。但見——

石橋高聳，古樹森齊。石橋高聳，潺潺流水接長溪；古樹森齊，聒聒幽禽鳴遠岱。橋那邊有數椽茅屋，清清雅雅若仙庵；又有那一座蓬窗，白白明明欺道院。窗前忽見四佳人，都在那裏刺鳳描鸞做針線。

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，只有四個女子，不敢進去，將身立定，閃在喬林之下。只見那女子，一個個——

閨心堅似石，鬪性喜如春。嬌臉紅霞襯，朱唇絳脂勻。蛾眉橫月小，蟬鬢疊雲新。若到花間立，遊蜂錯認真。

少停有半個時辰，一發靜悄悄。雞犬無聲，自家思慮道：「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，也惹那

徒弟笑我敢道爲師的化不出齋來，爲徒的怎能去拜佛！長老沒計奈何，也帶了幾分不是，趨步上橋。又走了幾步，只見那茅屋裏面有一座木香亭子，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裏踢氣毬哩。你看那三個女子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。但見那——

飄揚翠袖，搖拽細裙。飄揚翠袖，低籠着玉笋纖纖；搖拽細裙，半露出金蓮窄窄。形容體勢十分全，動靜脚跟千樣躡。拿頭過論有高低，張泛送來真又措。轉身踢個出牆花，退步翻成大過海。輕接一團泥，單鎗急對拐。明珠上佛頭，實捏來尖擊。窄磚偏會拿，臥魚將脚挫。平腰折膝蹲，扭頂翹跟躡。扳凳能喧泛，披肩甚脫灑。絞襠任往來，鎖項隨搖擺。踢的是黃河水倒流，金魚灘上買。那個錯認是頭兒，這個轉身就打拐。端然捧上臙，周正尖來掉。提跟漢草鞋，倒插回頭採。退步泛肩妝，鉤兒只一歹。販簍下來長，便把奪門揣。踢到美心時，佳人齊喝采。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，興懶情疎方叫海。

言不盡！又有詩爲證——

蹴鞠當場三月天，仙風吹下素嬋娟。汗沾粉面花含露，塵染蛾眉柳帶煙。翠袖低

垂籠玉笋，綉裙斜拽露金蓮。幾回踢罷嬌無力，雲鬢蓬鬆寶髻偏。

三藏看得時辰久了，只得走上橋頭，應聲高叫道：「女菩薩，貧僧這裏隨緣布施些兒齋吃。」那些女子聽見，一個個喜喜歡歡，拋了針線，撇了氣毬，都笑笑吟吟的，接出門來道：「長老，失迎了。今到荒莊，決不敢攔路齋僧，請裏面坐。」三藏聞言，心中暗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西方正是佛地，女流尚且注意齋僧，男子豈不虔心向佛？」長老向前問訊了，相隨衆女入茅屋。過木香亭看處，呀！原來那裏邊沒甚房廊，只見那——

巒頭高聳，地脉遙長。巒頭高聳接雲煙，地脉遙長通海岳。門近石橋，九曲九人流

水；園栽桃李，千株千顆二穠華。藤薛掛懸三五樹，芝蘭香散萬千花。遠觀洞府

歎蓬島，近觀山林壓太華。正是妖仙尋隱處，更無鄰舍獨成家。

有一女子，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扇，請唐僧裏面坐。那長老只得進去。忽抬頭看時，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，冷氣陰陰。長老心驚，暗自思忖道：「這去處少吉多凶，斷然不善。」衆女子

喜笑吟吟，都道：「長老請坐。」長老沒奈何，只得坐了。少時間，打個冷禁。衆女子問道：「長老是何寶山，化甚麼緣？還是修橋補路，建寺禮塔？還是造佛印經，請緣簿出來看看？」長老道：「我不是化緣的和尙。」女子道：「既不化緣，到此何幹？」長老道：「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。適過寶方，腹間饑餒，特造檀府，募化一齋，貧僧就行也。」衆女子道：「好好好！好常言道：『遠來的和尙好看經。』——妹妹們不可怠慢，快辦齋來。」

此時有三個女子陪着，言來語去，論說些因緣。那四個到廚中，撩衣斂袖，炊火刷鍋。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麼東西？原來是人油炒煉，人肉煎熬，熬得黑糊煎作麵筋樣子，剜的人腦煎，炸豆腐塊片。兩盤兒捧到石桌上放下，對長老道：「請了。倉卒間，不曾備得好齋，且將就吃些充腹。後面還有添換來也。」

那長老聞了一聞，見那腥膻，不敢開口，欠身合掌道：「女菩薩，貧僧是胎裏素。」衆女子笑道：「長老，此是素的。」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若像這等素的啊，我和尙吃了，莫想見得世尊，取得經卷。」衆女子道：「長老，你出家人，切莫揀人布施。」長老道：「怎敢，怎敢！我和尙奉大

唐旨意，一路西來，微生不損，見苦就救；遇穀粒手拈入口，逢絲縷聯綴遮身，怎敢揀主布施？衆女子笑道：「長老雖不揀人布施，却只有些上門怪人，莫嫌粗淡，吃些兒罷。」長老道：「實是不敢吃，恐破了戒。望菩薩養生不若放生，放我和尚出去罷。」

那長老掙着要走，那女子攔住門，怎麼肯放，俱道：「上門的買賣，倒不好做！放了屁兒，却使手掩。」你往那裏去？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，手脚又活，把長老扯住，順手牽羊，撲的攢倒在地。衆人按住，將繩子細了，懸梁高吊。這吊有個名色，叫做「仙人指路。」原來是一隻手向前，牽絲吊起；一隻手攔腰細住，將繩吊起；兩隻腳向後一條繩吊起；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梁上，却是脊背朝上，肚皮朝下。

那長老忍着疼，噙着淚，心中暗恨道：「我和尚這等命苦，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吃，豈知道落了火坑！徒弟啊！速來救我，還得見面，但遲兩個時辰，我命休矣！」那長老雖然苦惱，却還留心看着那些女子。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，便去脫剝衣服。長老心驚，暗自忖道：「這一脫了衣服，是要打我的情了。或者夾生兒吃我的情也有哩。」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，



露出肚腹，各顯神通：一個個腰眼中冒出絲繩，有鴨蛋粗細，骨都都的，迸出那根絲繩，把莊門  
噙了不題。

却說那行者，八戒，沙僧，都在大道之旁。他二人都放馬看擔，惟行者是個頑皮，他且跳樹  
攀枝，摘葉尋果。忽回頭，只見一片光亮，慌得跳下樹來，吆喝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師父造化低了！」  
行者用手指道：「你看那莊院如何？」八戒，沙僧，共目視之，那一片，如雪又亮如雪，似銀又光  
似銀。八戒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師父遇着妖精了！我們快去救他也！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莫嚷，你都不  
見怎的，等老孫去來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哥仔細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自有處。」

好大聖，束一束虎皮裙，掣出金箍棒，拽開脚，兩三步跑到前邊，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  
層厚，穿穿道道，却似經緯之勢；用手按了一按，有些粘軟沾人。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，他舉  
擧棒道：「這一棒，莫說是幾千層，就有幾萬層，也打斷了！」正欲打，又停住手道：「若是硬的  
便可打斷，這個軟的，只好打匾罷了。」假如驚了他，纏住老孫，反爲不美。等我且問他一問

再打。」

你道他問誰？即捻一個訣，念一個呪，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裏似推磨的一般亂轉。土地婆兒道：「老兒，你轉怎的好？道是羊兒風發了！」土地道：「你不知！你不知！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，我不會接他，他那裏拘我哩。」婆兒道：「你去見他便了，却如何在這裏打轉？」土地道：「若去見他，他那棍子好不重，他管你好歹，就打哩！」婆兒道：「他見你這等老了，那裏就打你？」土地道：「他一生好吃沒錢酒，偏打老年人。」

兩口兒講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走出去，戰兢兢的，跪在路旁，叫道：「大聖，當境土地叩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起來，不要假忙。我且不打你，寄下在那裏。我問你，此間是甚地方？」土地道：「大聖從那廂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自東土往西來的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東來，可曾在那山嶺上？」行者道：「正在那山嶺上。我們行李馬匹，還歇在那嶺上不是？」土地道：「那叫做盤絲嶺。嶺下有洞，叫做盤絲洞。洞裏有七個妖精。」行者道：「是男怪？是女怪？」土地道：「是女怪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有多大神通？」土地道：「小神力薄威短，不知他有多大手段；只知那正南

上離此有三里之遙，有一座濯垢泉，乃天生的熱水原，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。自妖精到此居住，占了他的濯垢泉，仙姑更不會與他爭競，平白地就讓與他了。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，必定精靈有大能。」行者道：「占了此泉何幹？」土地道：「這怪占了浴池，一日三遭，出來洗澡。如今已時已過，午時將來啞。」

行者聽言道：「土地，你且回去，等我自家拿他罷。」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，戰兢兢的，回本廟去了。這大聖獨顯神通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麻蒼蠅兒，釘在路旁草梢上，等待。須臾間，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，猶如蠶食葉，却似海生潮。只好有半盞茶時，絲繩皆盡，依然現出莊村，還像當初模樣；又聽得呀的一聲，柴扉響處，裏邊笑語諠譁，走出七個女子。行者在暗中細看，見他一個個携手相挽，挨肩執袂，有說有笑的，走過橋來，果是標致。但見——

比玉香尤勝，如花語更真。柳眉橫遠岫，檀口破櫻唇。釵頭翹翡翠，金蓮閃絳裙。却似嫦娥臨下界，仙子落凡塵。

行者笑道：「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，原來是這一般好物！這七個美人兒，假若留住我

師父要吃也不穀一頓吃，要用也不穀兩日用；要動手輪流，一擺佈就是死了。且等我看他怎的算計。』好大聖，嚶的一聲，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雲鬢上釘住。纔過橋來，後邊的走向前來，呼道：『姐姐，我們洗了澡，來蒸那胖和尚吃去。』行者暗笑道：『這怪物好沒算計！煮還省些柴，怎麼轉要蒸了吃？』那些女子採花鬪草向南來。

不多時，到了浴池。但見一座門牆，十分壯麗。遍地野花香豔，滿旁蘭蕙密森森。後面一個女子，走上前，吻哨的一聲，把兩扇門兒推開，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。這水——

自開闢以來，太陽星原貞有十，後被羿善開弓，射落九烏墜地，止存金烏一星，乃太陽之真火也。天地有九處湯泉，俱是衆鳥所化。那九陽泉，乃香冷泉，伴山泉，溫泉，東合泉，潢山泉，孝安泉，廣汾泉，湯泉；此泉乃濯垢泉。

有詩爲證——

一氣無冬夏，三秋永注春。炎波如鼎沸，雪浪似湯新。分溜滋禾稼，停流潔不塵。涓珠淚泛，滾滾玉生津。潤滑原非醜，清平遠自溫。瑞祥本地秀，造化乃天真。佳人

洗處冰肌滑，滌蕩塵煩玉體新。

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，十丈多長，內有四尺深淺，但見水清徹底，底下水一似滾珠泛玉，骨都都冒將上來，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，流去二三里之遙，淌到田裏，還是溫水。池上又有三間亭子，亭子中近後壁放着一張八隻脚的板櫈，兩山頭放着兩個綵漆的衣架。行者一翅飛在那衣架上釘住。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，便要洗浴，即一齊脫了衣服，搭在衣架上。你看一個個——

窵放紐扣兒，解開羅帶結。酥胸白似銀，素體白如雪。肘膊賽凝脂，香肩疑粉捏。肚皮軟又綿，脊背光還潔。膝腕半圍團，金蓮三寸窄。中間一段情，露出風流穴。

那女子都跳下水去，蹙浪翻波，負水頑耍。行者道：『我若打他啊，只消把這棍子往池中一攪，就叫做「滾湯潑老鼠」，一窩兒都是死。——可憐！可憐！打便打死他，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。常言道：「男不與女鬪。」我這般一個漢子，打殺這幾個丫頭，着實不濟。不要打他，只送他一個絕後計，教他動不得身，多少是好。』即又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餓老鷹，呼的一翅，飛向前。

輪開利爪，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，盡情彫去，竟轉嶺頭，現出本相來見八戒、沙僧。

你看那馱子迎着笑道：「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裏拿了去的？」沙僧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八戒

道：「你不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將來也？」行者放下道：「此乃妖精穿的衣服。」八戒道：

「怎麼就有這許多？」行者道：「七套。」八戒道：「如何剝得這般容易，又剝得乾淨？」行者

道：「那曾用剝。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嶺。那莊村喚做盤絲洞。洞中有七個女怪，把我師父拿住，

吊在洞裏，都向濯垢泉去洗浴。那泉却是天地產成的，一塘子熱水。他都算計着洗了澡，要把

師父蒸吃。是我跟到那裏，見他脫了衣服下來，我要打他，恐怕污了棍子，又怕低了名頭，是以

不會動棍，只變做一個餓老鷹，彫了他的衣服。他都忍辱含羞，不敢出頭，蹲在水中哩。我等快

去解下師父走路罷。」

八戒笑道：「師兄，你凡幹事，只要留根。既見妖精，如何不打殺他，却就去解師父？他如今

縱然藏羞不出，到晚間必定出來。他家裏還有舊衣服，穿上一套，來趕我們。縱然不趕，他久住

在此，我們取了經，還從那條路回去。常言道：「寧少路邊錢，莫少路邊拳。」那時節，他攔住了

噪鬧，却不是個仇人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憑你如何主張？」八戒道：「依我，先打殺了妖精，再去解放師父。此乃「斬草除根」之計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不打他，你要打，你去打他。」

八戒抖擻精神，歡天喜地，舉着釘鈿，拽開步，竟直跑到那裏。忽的推開門看時，只見那七個女子，蹲在水裏，口中亂罵那應哩道：「這個匾毛畜生，貓嚼頭的亡人！把我們衣服都彫去了，教我們怎的動手！」八戒忍不住笑道：「女菩薩，在這裏洗澡哩。也攜帶我和尚洗洗，何如？」那怪見了，作怒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十分無禮！我們是在家的女流，你是個出家的男子。古書云：「七年男女不同席。」你好和我們同塘洗澡？」八戒道：「天氣炎熱，沒奈何，將就容我洗洗兒罷。那裏調甚麼書擔兒，同席不同席！」

獸子不容說，丟了釘鈿，脫了皂錦直裰，撲的跳下水來。那怪心中煩惱，一齊上前要打。不知八戒水勢極熟，到水裏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鮎魚精。那怪就都摸魚，趕上拿他不住。東邊摸，忽的又漬了西去；西邊摸，忽的又漬了東去；滑挖盡的，只在那腿襠裏亂鑽。原來那水有掩胸之深，水上盤了一會，又盤在水底，都盤倒了，喘噓噓的，精神倦怠。

八戒却纔跳將上來，現了本相，穿了直裰，執着釘鈿，喝道：「我是那個！你把我當鮎魚精哩！」那怪見了，心驚胆戰，對八戒道：「你先來是個和尚，到水裏變作鮎魚，及拿你不住，却又這般打扮，你端的是從何到此？是必留名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夥潑怪當真的不認得我！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，乃天蓬元帥，悟能八戒是也。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裏，算計要蒸他受用我的師父，又好蒸吃！快早伸過頭來，各築一鈿，教你斷根！」

那些妖聞此言，魂飛魄散，就在水中跪拜道：「望老爺方便！我等有眼無珠，誤捉了你師父，雖然吊在那裏，不曾敢加刑受苦。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，情願貼些盤費，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。」八戒搖手道：「莫說這話！俗語說得好：『會着賣糖君子哄，到今不信口甜人。』是便築一鈿，各人走路！」

獸子一味粗夯，顯手段，那有憐香惜玉之心，舉着鈿，不分好歹，趕上前亂築。那怪慌了手脚，那裏顧甚麼羞恥，只是性命要緊，隨用手侮着羞處，跳出水來，都跑在亭子裏站立，作出法來：「齷孔中骨都都冒出絲繩，瞞天搭了個大絲篷，把八戒罩在當中。那獸子忽抬頭，不見天日，



即抽身往外便走。那裏舉得脚步？原來放了絆脚索，滿地都是絲繩，動動脚，跌個躑躅：左邊去一個面磕地；右邊去，一個倒栽葱；急轉身，又跌了個嘴搥地；忙爬起，又跌了個豎蜻蜓。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，把個馱子跌得身麻脚軟，頭暈眼花，爬也爬不動，只睡在地下呻吟。

那怪物却將他困住，也不打他，也不傷他，一個個跳出門來，將絲篷遮住天光，各回本洞。到了石橋上站下，念動真言，霎時間，把絲篷收了，赤條條的，跑入洞裏，侮着那話，從唐僧面前，笑嘻嘻的跑過去。走入石房，取幾件舊衣穿了，竟至後門口立定，叫：『孩兒們何在？』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，却不是他養的，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。有名喚做蜜，螞，蠅，玃，蠶，蜻，蜻；蜜是蜜蜂，螞是螞蜂，蠅是蠅蜂，玃是班毛，蠶是牛蠶，蜻是抹蜡，蜻是蜻蛚。

原來那妖精慢天結網，擄住這七般蟲蛺，却要吃他。古云：『禽有禽言，獸有獸語。』當時這些蟲蛺哀告饒命，願拜爲母，遂此春探百花供怪物，夏尋諸卉孝妖精。忽聞一聲呼喚，都到面前，問：『母親有何使令？』衆怪道：『兒啊，早間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，纔被他徒弟攔在池裏，出了多少醜，幾乎喪了性命！汝等努力，快出門前去退他一退。如得勝後，可到你舅舅

家來會我。」那些怪既得逃生，往他師兄處孽嘴生災不題。你看這些蟲蛇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出來迎敵。

却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，猛抬頭，見絲篷絲索俱無，他纔一步一步一探，爬將起來，忍着疼，找回原路；見了行者，用手扯住道：「哥哥，我的頭可腫，臉可青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的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被那厮將絲繩罩住，放了絆脚索，不知跌了多少跟頭，跌得我腰拖背折，寸步難移，却纔絲篷索子俱空，方得了性命回來也。」沙僧見了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你闖下禍來也！那怪一定往洞裏去傷害師父，我等快去救他！」

行者聞言，急拽步便走。八戒牽着馬，急急來到莊前，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攔住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吾等在此！」行者看了道：「好笑！乾淨都是些小人兒長的，也只有二尺五六寸，不滿三尺重的，也只有八九斤，不滿十斤。」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怪道：「我乃七仙姑的兒子。你把我母親欺辱了，還敢無知，打上我門，不要走仔細！」好怪物，一個個亂打將來。

八戒本是跌惱了的性子，又見那夥蟲蛭小巧，就發狠舉鈿來築。那些怪見獸子兇猛，一個個現了本像，飛將起去，叫聲『變！』須臾間，一個變十個，十個變百個，百個變千個，千個變萬個，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。只見——

滿天飛抹蜡，遍地舞蜻蜓。蜜螞追頭額，蠶蜂扎眼睛。班毛前後咬，牛蟻上下叮。撲面漫漫黑，悄悄神鬼驚！

八戒慌了道：『哥哥，只說經好取，西方路上，蟲兒也欺負人哩！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不要怕，快上前打！』八戒道：『撲頭撲臉，渾身上下，都叮有十數層厚，却怎麼打？』行者道：『沒事！沒事！我自手段！』沙僧道：『哥哥，有甚手段，快使出來罷。一會子光頭上都叮腫了！』

好大聖，拔了一把毫毛，囀得粉碎，噴將出去，即變做些黃麻，賊白，鵬魚，鷓鴣。八戒道：『師兄，又打甚麼市語？黃啊麻啊哩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不知。黃是黃鷹，麻是麻鷹，賊是賊鷹，白是白鷹，鵬是鵬鷹，魚是魚鷹，鷓是鷓鷹。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，我的毫毛是七樣鷹。』鷹最能噉蟲，一嘴一個，爪打翅敲，須臾，打得罄盡，滿空無迹，地積尺餘。三兄弟方纔闌過橋去，竟入洞裏，只見

老師父吊在那裏啞啞的哭哩。八戒近前道：『師父，你是要來這裏吊了耍子，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！』沙僧道：『且擱下師父再說。』行者即將繩索挑斷，放下師父，問道：『妖精那裏去了？』唐僧道：『那七個都赤條條的往後邊叫兒子去了。』行者道：『兄弟們，跟我來尋去。』

三人各持兵器，往後園裏尋處，不見踪跡；都到那桃李樹上尋遍，不見。八戒道：『去了去了！』沙僧道：『不必尋他，等我扶師父去也。』弟兄們復來前面，請唐僧上馬。八戒道：『你們扶師父走着，等老豬一頓鈹築倒他這房子，教他來時沒處安身。』行者笑道：『築還費力，不若尋些柴來，與他個斷根罷。』好獸子，尋了些朽松，破竹，乾柳，枯藤，點上一把火，烘烘的都燒得乾淨。師徒却纔放心前進。

嘆！畢竟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